南嶽倡酬集

南嶽倡酬集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南嶽倡酬集一卷附録一卷宋朱子與張栻林用中同遊南嶽倡和之詩也用中字擇之號東屏古田人嘗從朱子遊是集作於乾道二年十一月前有栻序稱來往湖湘二紀夢寐衡岳之勝丁亥秋新安朱元晦

來訪予湘水之上偕為此遊而朱子詩題中
亦稱栻為張湖南蓋必栻當時官於衡湘間
故有此稱而宋史本傳止載栻孝宗時任荆
湖北路轉運副使後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不
言其曽官湖南疑史有脱漏也其遊自甲戌
至庚辰凡七日朱子東歸亂藁序稱得詩百
四十餘首栻序亦云百四十有九篇今此本
所録止五十七題以朱子大全集參校所載

又止五十題亦有大全集所有而此本失載
者又每題皆三人同賦以五十七題計之亦
不當云一百四十九篇不知何以參錯不合
又卷中聯句往往失去姓氏標題其他詩亦
多依朱子集中之題至有題作次敬夫韻而
其中又有敬夫詩者皆非體例疑已出後人
重編非當日原本矣後有朱子與林用中書
三十二篇用中遺事十條及朱子所作字序

二首則後人因用中而採掇附入者用中為紫陽高弟著作多就湮沒惟此本尚可考見其遺詩録而存之庶不致無傳於後云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嶽倡酬集原序

南嶽倡酬訖於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櫧州熹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念夫別

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講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未暇者焉丙戌之暮春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絶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得答賦以見意熹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

鬱優游平中而其流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
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于流況乎離羣
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
䇿戚耳目感移心志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
警省之意雖亦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擴充之庶幾
乎其寡過矣敬夫擇之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
怠於是盡録贈答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
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

安朱熹記

南嶽倡酬集原序

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得登絕頂為怏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元晦来訪予湘水之上留連既久取道南山以歸逈始偕為此遊而古田林用中擇之亦與焉越十一月庚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雲起四合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旁草舍人酌十巨盃上馬行三十里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

抵嶽後丙子小憩其日暮雨未已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之不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擇之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卷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黄心易竹輿繇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杳無烟火林壑巖邊時有積雪溪流甚駛觸斷冰其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峰也登閣四望霜月皎皎

自東嶺來望見上寺猶縈迂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臃腫樛枝下垂氷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蔽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友姑息肩望祝融絶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煙霞未澄徹羣峰峭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眞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

在馬晚歸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窗泠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己卯武夷胡寔廣仲范念德伯崇來會同遊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氊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腹騰湧如饋餾過嶺南為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晚雪擊窗有聲驚

覺將下山寺僧謂石磴氷結不可步遂亟蹊前嶺以下路以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渟瀰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胷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十三里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盖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亦發於唫詠更迭倡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夫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衷而録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擁殘火

相對念吾三人是數日間亦荒于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約束異日當止蓋是後事雖有可謌者亦不復見于詩矣嗟乎覽是篇者其亦以吾三人自儆乎哉作南嶽倡酬序廣漢郡張敬夫云

南嶽倡酬集

宋 朱子 張栻 林用中撰

七日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賦此

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悮梅花笑
急雪紛紛更滿襟 仲晦

眼看飛雪灑寒林更著寒溪水淺深應有梅花連夜發
却煩詩句寫愁襟 敬夫

昨日來時萬里林長江雪厚浸猶深蒼茫不見梅花意
重對晴天豁晚襟 擇之

十三晨起雪晴前言果驗用定王臺韻賦詩

北渚無新夢南山有舊臺端能成獨往不肯遽同回磴
滑初經雪林深不見梅急須乘霽色何必散銀盃 仲晦

烟嵐開嶽鎮雲雨斷陽臺日出寒光迥川平秀色回興
隨天際鴈詩寄嶺頭梅盛事他年說憑君記一杯 敬夫

今朝風日好抱病起登臺山色愁無盡江波去不回客

懷無老草節物又踈梅且莫催歸騎憑悲欄更一杯　擇之

敬夫用熹定王臺韻賦詩因復次韻

新詩通造化催出火輪來雲物低南極江山接漢臺心期千古迴懷抱一生開回首狂馳子紛紛政可哀　仲晦

珍重南山路驅羸幾度來未登喬嶽頂空說妙高臺曉霧層層斂奇峯面面開山間元自樂澤畔不須哀　敬夫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遺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擇之

至上封用林擇之韻

疇昔朱陵洞如今白帝城天高雲共色夜永月同明萬象爭廻巧千峰盡乞盟登臨須我輩更約羨門生 仲晦

兩寺清閒磬羣峰石作城風生雲影亂猿嘯月華明香火遠公社江湖鷗鳥盟是中俱不著俯仰見平生 敬夫

嶽背三冬雪真同不夜城野烟何晃蕩澗水助空明行橐多新句青山有舊盟堂堂身世事渠漫說三生 擇之

後洞山口晚賦

日落千林外烟飛紫翠深寒泉添壑底積雪尚崖陰景
要吾人共詩留永夜吟從教廣長舌莫盡此時心 仲晦
石裂長藤瘦山圍野路深寒溪千古思喬木四時陰幽
絕無僧住閑來有客吟山行三十里鐘磬忽傳心 敬夫
西嶺更西路雲嵐最窮深水流千澗底樹合四時陰更
得尋幽侶何妨擁鼻吟笑看雲出岫誰似此無心 擇之

馬上口占次敬夫韻

幾日城中歌酒昏今朝匹馬向孤村迎人况有南山色

勝處何妨倒一尊 仲晦

向來一雪壓霾昏曉跨征鞍傍水村七十二峯皆玉立巍然更覺祝融尊 敬夫

寒雪飄飄白晝昏征驂曉發向孤村途中風物來時異吟罷新詩擊酒尊 擇之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

昨日風煙接混茫今朝紫翠插青蒼此心元自通天地可笑靈宫枉炷香 仲晦

擾擾人心壓渺茫更於底處問穹蒼今朝開霽君知否
春到無邊花草香 敬夫
天寒愁思正茫茫匹馬周行野樹蒼遥想韓公昔年事
聲名留得後來香 擇之

雪消溪漲見山色可喜口占

頭上瓊岡出舊青馬邊流水漲寒汀若為留得晶熒在
突兀長看素錦屏 仲晦
一見瓊山眼為青馬蹄不覺渡沙汀如今誰是王摩詰

為寫新詩入畫屏 敬夫

雪消山色自青青水漲溪流拍小汀行客悠悠心目快
漫題新句在空屏 擇之

登山有作次敬夫韻

晚峯雲散碧千尋落日衝飈霜氣深霽色登臨寒月夜
行藏只此驗天心 仲晦

上頭壁立起千尋下列群峯次第深兀兀籃輿自吟咏
白雲流水此時心 敬夫

壁立崔嵬不計尋千峰羅列獻奇深等閒佇立遥觀徧流水高山萬古心 擇之

馬跡橋

下馬驅車過野橋橋西一路上雲霄我來自有平生志不用移文遠見招 仲晦

便請行從馬跡橋何須乘鶴造叢霄殷勤底事登臨去不為山僧遠見招 敬夫

此日驅車馬跡橋遠從師友步青霄登臨不用還岐想

為愛山翁喜見招　擇之

方廣道中半嶺少憩次敬夫韻

不用洪崖遠拍肩相將一笑俯寒煙向來活計蓬蒿底

浪說江湖極目天　仲晦

半嶺籃輿小駐肩眼看已覺渺雲烟山頭更盡無窮境

非是人間別有天　敬夫

巘峻山高且息肩芒鞋踏破野雲煙須臾直入上方去

又是乾坤一洞天　擇之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敬夫有詩因次其韻

穿林踏雪覓鐘聲景物逢迎步步新隨處留情隨處樂未妨聊作苦吟人　仲晦

支笻石壁聽溪聲却看雲山萬疊新揔是詩情吟不徹一時分付與吾人　敬夫

天外雲端磬有聲道中景物倍增新徘徊吟賞天將暮好向平原問主人　擇之

崖邊積雪取食清甚次敬夫韻

落葉跡林射日光誰分殘雪與同嘗平生願學程夫子恍憶當年洗俗腸　仲晦

陰崖積雪射寒光入齒清甘得味嘗應是山神知客意故將瓊液沃詩腸　敬夫

崖邊瓊玖吐清光偶到山間得味嘗一段奇香今已會氷牙冷齒裂人腸　擇之

後洞雪壓竹枝橫道

石灘聯騎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詩後洞今朝逢折竹

却思聯騎石灘時 仲晦

山行景物總清奇知費山翁幾許詩雪急風號聯騎日

月明霜淨倚欄時 敬夫

山中景物自新奇乘興幽人寫小詩洞裏竹枝遭雪壓

何人扶起向明時 擇之

方廣聖燈次敬夫韻

神燈照夜唯聞說皓月當空不用尋箇裏忘言真所得

便應從此正人心 仲晦

陰壑傳聞炯夜燈幾人高閣費追尋山間光景祇常事
堪笑塵寰萬種心 敬夫

燈長三世火長明千里遺蹤子細尋自是神光能永夜
不妨金偈更降心 擇之

壁間古畫精絶未聞有賞音者賦此

老木樛枝入太陰蒼崖寒水斷追尋千年粉壁塵埃底
誰識良工獨苦心 仲晦

山松夾路自清陰溪水有源誰復尋忽見畫圖開四壁

悠然端坐慰予心 敬夫

老樹參橫傍古陰濃煙淡月試追尋自來無會丹青意

可惜良工苦片心 擇之

方廣奉懷定叟

偶來石廩峯頭寺忽憶畫船齋裏人城市山林雖一致

不知何處是真身 仲晦

路入青山小作程每逢佳趣憶吾人山林城市休關念

認取臨深履薄身 敬夫

相從偶到招提寺獨對西風憶羽人澹泊煙霞深處卧
百年衣鉢此生身 擇之

賦羅漢果

目勞足倦登喬嶽吻燥腸枯到上方從遣山僧煮羅漢
未妨分我一杯湯 仲晦
黄實纍纍本自芳西湖名字著諸方里稱勝母吾嘗避
珍重山僧日煑湯 敬夫
團團碩果自流黄羅漢芳名托上方寄語山僧留待客

多些滋味煮成湯 擇之

方廣版屋

秀木千章倒屠甍萬瓦差悄無人似玉空咏小戎詩 仲晦

葺葢非陶埴年深自碧差如何亂心曲不忍誦秦詩 敬夫

上方古棟宇年久自參差動我行人想相看各賦詩 擇之

泉聲次擇之韻

空巖寒水自悲吟遙夜何人為賞音此日團圞都聽得他年離索試追尋仲晦

試問今朝澗底聲如何三嘆有餘音堂中衲子還知否月白風清底處尋敬夫

穿雲絡日苦悲吟澗底潺潺覓好音絃管笙簧寒碎玉源頭深處細追尋擇之

霜月次擇之韻

蓮花峯頂雪晴天虗閣霜清絶縷煙明發定知花蔌蔌
如今且看竹娟娟 仲晦
月華明潔好霜天遥指層城幾暮烟妙意此時誰與寄
美人湘水隔娟娟 欽夫
雪霽雲收月滿天氷輪碾轉淨無煙幾廻寒色侵人冷
底信清光永夜娟 擇之
枯木次擇之韻
百年蟠木老聱牙偃蹇春風不肯花人道心情頑似汝

不須持向我儂誇 仲晦

陰崖虎豹露鬚牙元是枯槎著蘚花不向明堂支萬紀

玄冬苦節未須誇 敬夫

數年抱葉不萌牙終歲淹淹絶蘚花廊廟大材工舍用

何須把節向人誇 擇之

夜宿方廣聞長老守榮化去敬夫感而賦詩次韻

拈椎豎拂事非真用力端須日日新只麽虗空打筋斗

思君辜負百年身 仲晦

夜入精藍意自真上方一笑政清新山僧忽復隨流水
可惜平生未了身 敬夫

上方長老已尋真禪室空存錫杖新自是屋梁留夜月
可憐飄泊係留身 擇之

蓮花峰次敬夫韻

月皎風清墮白蓮世間無物敢爭妍如何今夜峯頭雪
撩得新詩續舊篇 仲晦

玉井峯頭十丈蓮天寒日暮更清妍不須重詠洛神賦

便可同賡雲錦篇 敬夫

十丈花開自白蓮峯頭花色更鮮妍分明會得濂溪趣
强作新詩續古篇 擇之

殘雪未消次擇之韻

脚底悲風舞凍鴉此行真是躡蒼霞仰頭若木敷瓊蘂
恍是人間玉樹花 仲晦

兀坐竹輿穿澗壑仰看石徑接煙霞是間更有春消息
散作千林瓊玉花 敬夫

凍壓林巢欲墮鴉素花飄落結煙霞陰風慘淡青山老
不辨梅花與雪花 擇之

行林間幾三十里寒甚道傍有殘火溫酒舉白方
覺有暖意次敬夫韻

千林一路雪培堆吟斷飢腸第幾回溫酒正思敲石火
偶逢寒燼得傾盃 仲晦

陰崖衝雪寒膚裂野路燃薪春意回旋煖提壺傾濁酒
陶然絕勝夜堂杯 敬夫

高山絕頂雪千堆凜裂氷膚這幾回行到林間得殘火
借他燃燼煖寒杯　擇之

福巖寺回望嶽市

昨夜相携看霜月今朝誰料起寒煙安知明日千峯頂
不見人間萬里天　仲晦

回首塵寰去渺然山中別是一峰煙好乘晴色上高頂
要看清霜明月天　敬夫

福巖寶地幾千年宮殿朦朧鎖暮煙遊客回眸懷想望

自知身在寂寥天　擇之

福巖寺讀張南湖舊詩

樓上低徊掺別袖山中磊落見英姿白雲未屬分符客已有經行到處詩　仲晦

茲游奇絶平生事只欠瀛仙氷雪姿元是經行題品地却從山際誦新詩　敬夫

名公有意著新書翰墨精神碧玉姿今日山中纔讀罷經行已續少陵詩　擇之

登祝融口占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寛雲山於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仲晦

祝融高處好拂石坐林端雲夢從渠小乾坤本自寛回眸增浩蕩出語覺高寒明日重來看寧應取次還 敬夫

托身天際外寄足在雲端俯仰心猶壯登臨眼盡寛乾坤眞景界風雪倍朝寒忽起烟霞想相從結大還 擇之

晚霞

日落西南第幾峯斷霞千里抹殘紅上方傑閣凭欄處
欲盡餘暉怯晚風 仲晦

早來雪意遮空碧晚喜晴霞散綺紅便可懸知明旦事
一輪明月快哉風 敬夫

晚霞掩映祝融峯衡嶽高低爛熳紅顧學陵陽修煉術
朝餐一片赴天風 擇之

贈上封諸老

夜宿上封寺脩然塵慮清月明殘雪裏泉溜隔窗聲楮

衲今如許綈袍那復情爐紅虛室煖聊得話平生 仲晦

上方元是好一榻有餘清衹趂晨鐘起寧聞山鳥聲高僧足幽事野客富詩情試問峯頭景今朝作麼生 敬夫

上封臺觀靜夕露景偏清月下聞禪語風中有磬聲龍池留古蹟雁塔寄餘情借問房前樹東窓忽偃生 擇之

醉下祝融峯

我來萬里駕長風絶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仲晦

雲氣飄飄御晩風風笑談噓吸滿心胷須臾斂盡雲空碧露出天邊無數峰 敬夫

祝融高處怯寒風浩蕩飄凌震我胷今日與君同飲罷願狂酩酊下遙峯 擇之

林間殘雪時落鏘然有聲賦此

青鞋布襪踏瓊瑤十里晴林未覺遙忽復空枝墮殘雪恍疑鳴璬落叢霄 仲晦

林中光潔盡瓊瑤未覺鬱藍宮殿遙石壁長林氷筋落

鏘然玉佩響層霄 敬夫

天花亂落類瓊瑤遊賞行人覺路遥林畔殘枝猶被壓數聲珮玉徧青霄 擇之

石廩峰次敬夫韻

七十二峯都插天一峰石廩舊名傳家家有廩高如許大好人間快樂年 仲晦

巋然高廩倚晴天獨得佳名自古傳多謝山中出雲氣人間長與作豐年 敬夫

石廩峰高直插天芳名耿耿舊流傳好推佳惠敷寰宇
始信人間大有年 擇之

自西園登山宿方廣寺

俗塵元逈隔景物倍增明山色四圍碧泉聲永夜清月
華侵戸冷秋氣與雲生曉起尋歸路題詩寄此情 仲晦

雨後溪重碧木落山增明西風肅羣物感此秋氣清振
衣千岡遠俯瞰萬籟生起來追遐慕政爾未忘情 敬夫

登山極目望梵宇自鮮明風度閑花落雲低野樹清夜

長人不寐地僻月初生明發又歸去何能已此情 擇之

路出山背仰見上封寺遂登絕頂聯句

我尋西園路徑上上封寺竹輿不留行及此秋容霽磴危霜葉滑林空山果墜崇蘭共清芳深壑遞幽吹不知山益高但覺冷侵袂路回屹陰崖突兀聳蒼翠故應祝融尊群峰拱而峙金碧雖在眼勇往詎容憩絕頂極遐觀脚力聊一試昔遊氷雪中未盡登臨意茲來天宇肅舉目淨纖翳遠邇無遁形高低同一視永惟元化功清

濁分萬類運行有機緘浩蕩見根柢此理復何窮臨風
但三喟
十五日再登祝融峰用臺字韻
江流圜玉帶天影抱璝臺拄杖雲霄外中巖日月回箕
山藏遁許吴市隱仙梅一笑今何在相期再舉杯仲晦
今朝風日霽共約再登臺人在雲端上僧從天際回巖
頭風戛竹林畔雪欺梅濁酒消寒氣無妨飲數杯敬夫
惆悵獨徘徊晴嵐逺古臺日從東海上人自北山回峰

老曾經雪天寒不放梅埜僧憐我倦相勸酒盈杯　擇之

中夜祝融觀月聯句

披衣凜中夜起步祝融巔何許氷雪輪皎皎飛上天清光正在手空明浩無邊羣峰儼環列玉樹生瓊田白雲起我傍兩腋風翩翩舉酒發浩歌萬籟為寂然寄聲平生友誦我山中篇

方廣寺睡覺次敬夫韻

風簷雪屋潺無情巧作寒牕静夜聲倦枕覺來聽不斷

相看渾欲不勝清　仲晦

僧舍孤衾寄此情莊生夢破晚鐘聲浮漚蹤跡原無定

惆悵西風一夜清　敬夫

寒溜山房太慘情夜長枕畔聽泉聲起来獨自渾無語

牢落凄涼澹泊清　擇之

渡興樂江望祝融次擇之韻

江頭曉渡野雲遮惆望山岐映暮霞人值風波幾千里

濟川舟楫我儂誇　仲晦

今日溪雲迷小槎層層錦浪映晴霞須臾直至前村去
遥望羣峰真可誇 敬夫

日上亭容曉霧遮須臾碧玉貫明霞人謀天意適相值
寄語韓公不用誇 擇之

嶽後步月

衡嶽山邊霜夜月青松影裏看嬋娟正須我輩為領略
寒入衣襟未得眠 仲晦

清光氷魄浩無邊桂影扶踈吐玉娟人在峰頭遥指望

舉杯對影夜無眠 敬夫

轉缺霜輪出海邊故人千里共嬋娟山陰此夜明如練

月白風清人未眠 擇之

過高臺獲信老詩集

蕭然僧榻碧雲端細讀君詩夜未闌門外蒼松霜雪裏

比君佳處尚高寒 仲晦

巍巍僧舍隱雲端坐看君詩興不闌讀罷朗然開口笑

舊房松樹耐霜寒 敬夫

今朝移步野雲端幸得新詩讀夜闌識破中間真隱訣

月明風雪道休寒　擇之

自上封下福巖道傍訪李鄴侯書堂山路榛不可

往矣遂賦此

石壁巉巗路已荒人言相國舊書堂臨機自古多遺恨

妙筴當年取范陽　仲晦

山道榛蕪大道荒令人瞻望鄴侯堂懷賢空自悲今昔

淚滴西風恨夕陽　敬夫

百年古路已成荒今日人稱相國堂麟鳳已歸天上去
空留遺像在斜陽 擇之

穹林閣讀張南湖七月十五夜詩詠嘆久之因次其韻
南嶽天下鎮祝融最高峰仰干幾千仞俯入數萬重開
闢知何年上有釋梵宫白日照雪屋清宵響霜鏞極知
瓌特觀仙聖情所鍾雲根有隱訣讀罷凌長風 仲晦

夜得岳後菴僧家園新茶甚不多輙分數碗奉伯
承

小園茶樹數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嘗雖無山頂烟嵐潤

亦有靈源一泒香 仲晦

新英簇簇燦旗槍僧舍今朝得味嘗入座半甌浮緑泛

鵶山烏啄不如香 敬夫

芽吐金英風味長我于僧舍得先嘗飲時各盡盧仝量

去膩除繁有遠香 擇之

自方廣過高臺賦此

素雪留青壁蒼霞對赤城我來陰壑晚人說夜燈明貝

菓無新得蒲人有舊盟咄哉寧負汝安敢負吾生 仲晦

高處避紅塵凝眸望古城雪深山自老崖壁色鮮明野竹通溪徑遥峰結舊盟自來人不到寒草傍臺生 敬夫

山雲迷古寺曙色照孤城禪境風偏好空門眼倍明逢僧叙舊話對客結新盟 闕生 擇之

自上封登祝融峰絶頂次敬夫韻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峰高羣山畏突兀犇走如曹逃我來雪月中歷覽快所遭捫天滑青壁俯壑崩銀濤所恨

無十犗一掣了六鼇遄歸青蓮宮坐對白玉毫重閣一徙倚霜風利如刀平生山水心真作貨食饕明朝更清徹再往豈憚勞中宵撫世故劇如千蝟毛嬉遊亦何益歲月今滔滔起望東北雲茫然首空搔 仲晦

胡文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舉酒極談得閒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峯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巖底寺徑上月邊臺濁酒團圞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渺安在清酹寄餘哀 仲晦

久憩珠林寺高軒自遠來携朋上喬嶽載酒到瓊臺論道吟心樂吟詩笑眼開遥觀松柏樹風韻有餘哀 敬夫

自得中峰住憐君冒雪来共登福岩寺齊上古層臺斗酒酬佳興詩懷喜獨開飄然塵世隔談論轉堪哀 擇之

題福巖寺

擲鉢巖前寺肩輿幾度來樓臺還舊觀杉檜總新栽湘水堂堂去秋山面面開徘徊千古思風壑有餘哀 仲晦

天竺西方寺人從此地來寒泉流玉漱瑤草倚雲栽梵

寺依巖舍禪宮傍日開躊躇懷往事清興寫餘哀 敬夫

久慕雲間寺相從此日來山僧留客坐野老把松栽地拱千尋險天遮四面開殷勤方外望塵事不勝哀 擇之

晨鐘動雷池望日聯句

浮氣列下陳天淨澄秋容朝暾何處升彷彿呈微紅須臾眩衆采閶闔開九重金鉦忽湧出晃蕩浮雙瞳乾坤豁呈露羣物光芒中誰知雷池景乃與日觀同徒傾葵藿心再拜御颷風

題南臺

相望幾蘭若勝處是南臺閣迥規模穩門空晝夜開回風時浩蕩高嶺更崔巍漫說石頭滑支笻得往來 仲晦

步入招提境雲間有古臺管絃山鳥弄瓚玖雪花開方外人稀到山頭勢更巍登臨思不盡何日再重來 敬夫

山高聳樓觀天際有瑤臺地僻烟霞靜門空雲霧開輿圖真絶域形勝實崔巍久以平生慕今年始得來 擇之

同遊嶽麓道遇大雪馬上次敬夫韻

仙人喬嶽頂散髮吹參差喚我二三友集此西南垂列筵命洛公侑坐迎江妃道之千羽旌投以萬璧璣繽紛一何麗晻靄難具知衆真亦来翔恍覺叢霄低茫茫雲霧合一一瓊瑤姿回首謝世人千載空相思吾衰怯雄觀未敢探此奇短衣一匹馬幸甚得所隨天寒飲我酒酒罷賡君詩人生易南北復此知何時　仲晦

驅車望衡嶽羣山政參差微風忽南來雲幕為四垂炎官挾尊收從此萬玉妃庭熒亦何有尺璧仍珠璣奇貨

吾敢居妙意良自知林巒倏變化轍迹平高低喬松與
修竹錯立呈瑰姿清新足遐寄浩蕩多餘思平生湘南
道未省有此奇况復得佳友晤言相追隨茅簷舉杯酒
旅榻誦新詩更約登絕頂同觀露色時 敬夫
遂膽衡嶽頂雲盡碧參差人從南方至雪墜西崖垂談
玄問老子鳴佩邀神妃飛花舞瓊瑤青壁比珠璣平生
山水興行止只自知飄颻凌浩蕩猶恐太白低松持歲
寒操梅放氷雪姿迢遞崑崙巔俯仰動遐思茲峰名天

下突兀真絶奇行行將易晚去去尚追隨我愛君飲酒

君愛我賦詩相看各惆悵勉旃在明時 擇之

遊南嶽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敬夫春風樓韻

披風蘭臺宫看雨百常觀安知此山雲對面隔霄漢羣

陰匝寰區窓雲渺天畔峩峩雪中山心眼凄欲斷吾人

愛奇賞遄發臨河嘆我知沍寒極見晛令當泮不須疑

吾言第請視明旦蠟屐得雁行籃輿或魚貫 仲晦

隆堂謹前規傑閣聳奇觀憑攔俯江上極目渺雲漢主

人沂上翁顧肯吟澤畔俛仰一喟然冲融無間斷我來亦何幸屢此承晤嘆平生滯吝胸一若層氷泮繼今兩切切保合勤旦旦萬事儘紛紜吾道一以貫敬夫

人言南山巔煙霞聳樓觀俯瞰了坤倪仰攀接天漢勇往愧未能長吟湘水畔兹来渺遐思風雪豈中斷行行重行行敢起自晝嘆我聞精神交石裂氷可泮陰沴驅層霄杲日麗旭旦決策君勿疑此理或通貫擇之

將下山有作

五日山行復下山愛山不肯住山閒此心無著自長健
明歲秋高却往還　仲晦
芒鞋踏破萬重山五日淹留在此閒行客歸來山下望
却疑身自九天還　敬夫
昔日乘輿住此山愛山五日住山閒今朝忽動思歸興
得伴先生杖屨還　擇之
十六日下山各賦二篇以紀時事云
絶頂來還晩寒窻睡達明連牀渺歸思三宿悵餘情雲

合山無路風回雪有聲嶽祇珍重意只此是將迎仲晦
歸訣隨雲起籃輿趂雪明山僧苦留客世故却關情小
倚枯藤杖聊聽絶澗聲如何山下客一笑已來迎敬夫
匹馬返歸程天寒雪眼明無窮身外事難了世間情客
向天邊去風含玉佩聲別離與僧約明歲再來迎擇之
又和敬夫韻
蠟屐風煙隨處別下山人事一番新世間不但山中好
今日方知此意真仲晦

南嶽倡酬集

南嶽倡酬集附録

宋 朱子 著

答林擇之書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汩没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王丞文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京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

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空才不足然終是勝令日諸
人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高山裂石湧水川原
田畝無復東西皆為巨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
漂蕩之路聽其冤號之聲殆不復能為懷矣君所寄李先之
記文體面甚佳趨向甚正但緊切處殊不端的只云此為仁此
為義却如何便踈此而用之且若直知仁義之實則又不可
云以誠而意以正而心此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
他可勿論也恐更有可措處因求更論之以起惰氣也

為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于祖宗乎此恐太泥古不盡如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時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為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物于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去

其三

熹待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近事則無可説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耳所欲言甚衆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揆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謄稿四出之故然其爲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説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

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舊説猶待就所安耳敬
以直内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
于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
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
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
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静之説甚佳赤子
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賢愚少長之別今日赤子之心已是指其用而言
之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

非寂然不動與未發不同為將動靜做不好説似初無此意但言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别費力矣

其四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于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葢其人資禀本佳誠心欲為為己之學雖一邊陷

其八

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示及孟説正欲煩訂正俟見面納向来數書所講亦併俟面論但顯道記憶語中數段予細看皆好只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矣欽夫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鄭丈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能相親

其德器粹然從容厚重亦可嘉也

其九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説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説便有此病了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

說克已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
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
孟子說見得此老真是把得定但常教放到極險處方
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
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
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其十

熹衰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

不敢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頎為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借易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頎擇之從容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

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于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于世使有志于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悞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奈何

其十二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滿腔子是惻隠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内外之别若見不得却去

腔子外尋覔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已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世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

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
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
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
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
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甞
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
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
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説為可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叩之或有此書借録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

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之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

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不能同者矣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箇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為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

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駁雜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其十三

遊山之計束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為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

匆不能欺然知其惑于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于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于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于彼乃為不負其相向之意然

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其十四

所示疑義已畧看端叔恭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為益已多何必

得是當自然故下穩帖無許多枝蔓𣕊隉處且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欲向甚處安頓也

其十五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尚自尚也惡不仁者不使加

子思泄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别但謂繆公之留出于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來諭此一段皆好但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朞但為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

易簀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説依舊非本意向為此語乃本物與无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為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

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説更以和靖説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説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

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愠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峯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知言中說仁字多類此

切脉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脉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惟仁不可見而脉之浮沈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

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耳若如來諭觀雞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脉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

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曾子之本意而知上蔡之為强說矣盖非惟功夫淺迫至于文義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功夫恐亦未然

其十七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于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

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繇出也失之矣

其十八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施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為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民鮮久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

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説故説者皆以為久于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説盖其下文正説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伊川意合也前寄三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兄向論在中之説甚精密但疑盡己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己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盡己是體上工夫推己是用上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又何盡己推己之云哉師訓中

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更詳之

其十九

荅㬅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熹答其書復詳言之仁著于用用本于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

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之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其二十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

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説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是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盖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唯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盖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

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

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其二十一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

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盖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别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静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于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于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何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

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其二十二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唯精唯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唯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

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

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淺浮易

得揺動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

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

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

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

于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

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説大

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其二十三

心有忿懥之説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令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為也特未嘗作為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

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寛舒平易云云

其二十四

戒夫作為此對老子之無為而言既不為老子之無為又非有所作為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其二十五

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

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于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即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

其二十六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多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

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
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
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
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
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
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其二十七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

本否謂之胡説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説似初無甚發明

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

極可怪也

其二十八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訛所助

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

相知者其説以為二蘇之于先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

不審賢者以為如何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

語文字之病試為思之如何書中云常與右府書云顧公主張正論如泰山之安綢繆國事無累卵之慮此語却極有味大抵長於偶語韻語往往嘗説得事情出也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言正如庾仲説納交要譽易去一般

其三十一

酒誥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悉如來示然初亦不

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其三十二

所諭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于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删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凡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别白是非也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甞作課程看論語不得過三段先生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可以治躁心擇之所造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因說林擇之曰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徐又曰到他已分事却暗 語類上同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先生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偏廢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擇之勞先生人

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朱子語類

林用中字序

古田林子用中過予於屏山之下以道學為問甚勤予不能有以告也然與之言累日知其志之高力之久聞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一日語予求予易其名與字者予曰名者子生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變字雖可改然前輩有言名字者已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人所

擇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予以是爲足以有警乎無也林子曰敢不奉以周旋予因稍次序其語書以贈之

乾道二年三月癸亥新安朱熹序

林允中字序

始予得古田林生用中愛其通悟修謹嗜學不倦因其請字字之曰擇之一日擇之又請曰用中之弟允中亦知有志于學而其材小不足顧推所以見命之意字之曰擴之何如予時未識允中而以擇之之言知其爲人

也則應曰諾明年擴之亦來視其志與其材信乎其如擇之之言也自是從予遊今四五年矣徐深察之則其為人蓋晦外而明于内朴外而敏其中是以予有取焉今年還自吳中過予潭溪之上留語三日則聞見益廣而將有以充其材矣間請予文以序其字顧予言何足取然嘗聞之動靜相如循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者用之壯水之滀者決之長其理然也擴之誠病其才之未充而欲卒大之耶則亦反其本務其

南嶽倡酬集附録

東歸亂稾序

始予與擇之陪敬夫為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詠而賦之四五日閒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為荒矣則又推數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于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别遂偕伯崇擇之東來道路次舍輿馬杖屨之閒專以講論問辨為事葢已不暇於為詩而閒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葢自櫧州歷宜春泛清江泊豫章

涉饒信之境繚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胠其槖撥拾亂藁纔得二百餘篇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辭愈為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毀棄姑序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諒多聞之益不以遊談宴樂而廢至其時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藁之存亦未可以為無益而畧之也若夫

江山景物之奇陰晴朝暮之變幽深傑異千態萬狀則雖所謂三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髣髴此固不得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